

228

中華民國卅七年八月一日出版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主編 張四翼 第四張 施恩於刊創月三年四卅

論——加緊防汛搶救災民

中國幣制能改革嗎

公文旅行與行政效率

時論——密勒氏週報論總體戰

選譯——東西德近貌

通——和謠及其他

訊——贛省縣長甄選內幕

文藝欄——事實與小說

劉福堂

張四翼

文文譯

羅自強

茅冥家

陳薦南

子銘譯

編者

到今天為止，一讀者一已經出到了四卷十二期。下期起，是第五卷開始。在這一卷的結束，編者以沉重的心情在發完了二萬多字的稿件之後，願簡短地向讀者作一報告。

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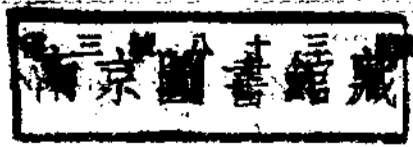
時局發展到今天，報紙上已很少真正的輿論，而一個純民營的刊物之絕對難以支持，已經是皆所週知的事，在極端困難的物質條件之下，辦一個純民間刊物，不僅要與不斷漲的印工與白報紙搏鬥，並且還要慧心地突破一些必有的難關，透過種種壓抑，以期多多少少反映些人民的意見；在武漢辦刊物，更有一個稿荒的苦悶。

所以說，一讀者一的延續出版了四卷，在這一期能夠集些像樣的稿件印出來，實在不是很容易。在這里要特別向惠稿的朋友致謝。他們能在大熱天揮汗，撰述或翻譯寶貴的作品送給我們，這一份友誼是值得珍貴的。因為，從這一期起，稿件的觀點不一定相同，甚至相反。而所發的稿，不一定代表編者的觀點。刊物既以一讀者一作為命名，原本就應該反映多方面讀者的意見，編者又何必強其盡同！

我們刊載密勒氏評論週報的一論總體戰，絲毫無意否定白健生將軍的一總體戰，相反地，我們在戰亂軍事苦悶中，和平既難達到，為水廣大的農村老百姓能夠和平地生存下去，祇有水戰爭迅速終結，倒是非常擁護總體戰的。之所以介紹這一篇文章的内容，是讓執行總體戰的當局有所參考，針對該文作者所列舉的加以努力。

除專論與時論選譯，我們特約了專人撰稿外，常望各地讀者惠賜通訊，以支援我們想辦一個好刊物的善良企圖，至於稿費，在我們能夠負擔的情形下，想儘量提高，至少不會低於此間的報紙的最高稿費。

電話：二二八〇



社址：漢口交匯

抗議增加新聞紙郵資！

在「裁亂期間」，言論自由的尺度一天一天縮小，繼立法委員「漏露軍事機密」以後，南京新民報被罰永遠停刊，接着新聞紙類的航空郵費增加到讀者無力負擔的程度，差不多郵費超過了印刷與紙張的成本之和，這不啻是政府作爲扼殺言論自由的最厲害的手段。

此事已引起了「時與文」等雜誌的不滿，在武漢尚無表示。本刊主持正義一向不敢後人；漢口下水道問題，電話黑市問題，都是我們最先提出來，然後造成廣泛的輿論，引起一般普遍的注視。對於交通部任意高抬新聞紙類航空郵費的事情，關於刊物者本身的切膚之痛，因此我們不得不爲此事提出嚴重的抗議！

在戰時，西報紙每令二萬到三萬元一令，一冊十六開十六面的刊物，售價二分到三分，而今，武漢方面，西報紙約合硬幣十三萬元一令，而一本十六開十六面的刊物售價平均約在十五萬元上下，等於硬幣的三分多，那就是說，作爲主要成本的西報紙已漲了七倍強，而售價仍維持原價，而純民營的雜誌，在成本與售價的距離懸殊下，祇有靠發行數量增加，藉以彌補虧損。

衆所周知，雜誌不同於報紙，不是僅靠本埠銷行，而是需要各地的廣大讀者來維持的，而發行所唯一依賴的就是郵寄，雜誌又是有時間性的印刷品，在戰亂中所賴以維持交通的，又多靠航空，現在航郵增加，受到敵機打擊的，祇是雜誌，純以發行收入爲生存的民營雜誌，維持已屬困難，航郵增加簡直就是催命符！由中央到地方，現在是雜誌較之報紙，更

足以客觀地代表正確的輿論，是誰都承認的，雜誌受到這最沉重的一擊，祇有淪於停刊的悲慘命運。足以代表民意的又弱了一環！我們不僅以沉痛的心情爲刊物自身而悲傷，悵悵！更爲行憲後的政府緊緊扼住輿論咽喉的不民主而遺憾，惋惜！

武漢雜誌界，在全國是比較脆弱的一環。在地方言，既非「市」，亦非「朝」，文化水準一向低落，知識份子與學生又多購閱上海的雜誌，所以本市出版的刊物，在本市的銷路，單靠書店，數字實在少的可憐，因此熱心文化的朋友，費盡心力創辦刊物，不幸多是出不上數期就宣告夭折，所剩下來幾種刊物，多以想盡千方百計，推廣銷路來維持生存的，因此外埠推銷與直接訂戶，不得不成爲主要的對象。郵資增加了，已收訂費的不得不繼續照寄，未來訂費連郵成了一個龐大的數字，對於推銷和徵求訂戶，都面對着嚴重的難關。

在這些辦日報，經常有配購的報紙，間或有低利的有貸款，而雜誌在這方面已經無法與之比擬，加之雜誌主要的對象，又是多賴郵寄的外埠讀者，報紙雜誌原屬一體，自然都不希望郵資增加，在受到苦痛的程序深線上，就中以雜誌爲甚。

因此，我們在這裏提出抗議！更希望所有在武漢出版的各式各樣的定期刊一致有所表示，爲了自身的生存問題。

加緊防汛搶救災民

漢口有一個直屬水利部的江漢工程局，武漢有一個省屬的水利工程處，都是冷門，都是比較專門性的機關，復員業已三年，其一年一變的工作計劃與進度，想必洋洋乎大觀，表格油印之類連篇累牘，小民無常識，更無閒暇，平日無從也不必過問，甚至還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機關，和一大批委任的官兒們。

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猶能憶及民二十年的大水災的慘狀，於今江水直線上漲，報紙上每天發出緊急呼籲，人們心頭也受上了水災的險影，連主管機關的江漢工程局的涂允成局長也不敢樂觀，承認水有泛濫成災的危險！

後湖一帶已經被淹，市中心區的江漢路下水道的水已經上街，江邊的水已平欄，凡此都是民二十年大水災的前奏。大有錢者已紛紛往牯嶺、京、滬一帶，小有錢者多用黃金頂了樓房，至於無錢的小民們，一日兩餐尙感困難，那裏有錢到防水的事情上去。

在這個都市裏，不得了的人還是佔多數。江水一天天上漲，下水道的修繕和防汛搶救還沒有頭緒，人民納了重重的租稅，却得不到生命安全的保障，無怪乎他們要怨天尤人了。

這麼大一個都市，又是省和直屬市的政府所在地，竟對於防汛問題拿不出具體辦法，中央和地方的主管水利工程機關平日少做事，面臨着嚴重的水災，也一籌莫展，靠天來決定百萬市民的命運，真是笑話，他們唯一的理由是經費不足。退一萬步說，即使平日處理得當，現在真的祇剩下一錢億一，那麼爲什麼爲事前沒有通盤計劃，事後又不緊急請報呢？小民祇知道納了稅，政府既有專管機關，就不應該讓人民心焦，爲水發愁！

後湖的水既已泛濫成災，災民嗷嗷待救，社會已經發動救濟，政府也不應坐視不理。如何加緊防汛，搶救災民，是當前嚴重的課題，希望我們賢明的省，市當局別太麻木了，你們到底還是我們的政府啊！

中國幣制能改革嗎？

劉福堂

法幣，這位戰時功臣，到今天，確已英雄末路，昔日歌頌她的人，現在一致的咀咒她，據統計，漢口六月份的物價總指數為一四五萬倍，則十萬大鈔，在當時祇值七分錢了，七月底的物價，大概總在三百萬倍左右，這價值，仍在貶落中，自央行宣佈發行百萬及五百萬大鈔消息後，京滬漢穗等地物價，更進入混亂狀態，不久的將來，千萬元的法幣，不啻一頓家畜做的開水，距離一千億馬克一杯咖啡的厄運，也似乎不太遠，現在一般人對他唯恐避之不遑了，請看今日國內實際流通之幣制，華南是港紙的天下，京滬是黃金銀鈔的世界，華中一帶如武漢等地，則是銀元的地盤，鄉間僱工，以谷米作單位，城市租房子，講幾石幾斗米一月，買賣地皮及房屋，則論金條多少，農產品出售，以銀洋計算，法幣早變成了輔幣，她的法定的本位幣的身價，早被人遺忘了！

爲了挽救這山窮水盡的經濟厄運，大家都要求一變，俗話說得好：一窮則變，變則通，大家希望着能變出一個辦法來，於是乎抬出了「改革幣制」的最後一張王牌了，全國一致的在叫，要改革幣制，甚至有人說：幣制改得好要改，改不好也要改，最近立法院對此，亦成專案，送請政府執行。政府態度呢？也急於要改革幣制的，但是又憑什麼去改革呢？百萬億的法幣要收回，發行新幣要基金，這些錢又出自何所呢？唯一的希望，就是眼巴巴的望着美國的貸款了，如果華爾街的大亨，不肯援手，那麼又怎辦？這是政府的苦悶。所以，在平日，執政者還不能正式宣佈幣制的改革。

一、法幣貶值的原因

法幣本身并無價值，其價值乃由客觀條件之形成，在經濟學上講，謂之一般價值，其價值之大小，與發行量成反比，與物價成反比，即物價愈高，發行量愈多，幣值愈益低落，今日的法幣，較之戰前，已超過二百萬倍以上，則今日幣值，亦即低落二百萬倍以上了，就通貨膨脹言，戰前二十六年，法幣發行額，爲十四億，三十六年底，三十三萬億，今年四月一百萬億，六月底一百八十萬億，本月底至少在

二百五十萬億左右了，較之戰前膨脹十八萬倍，而物價實漲二百萬倍，這還相距十一倍的原因，則爲物資缺乏，游資作祟，及人民對法幣喪失信心之所致。

法幣的發行權，自民國三十年後，即爲央行專利，爲什麼政府不控制發行呢？十一年的連續戰爭，軍費浩大的支出，迫使政府收支不能平衡，赤字越來越大，時至今日，舍發行外無他法，試以今年的預算情形，剖析於下：

三十七年上半年度的財政總預算，歲入之部，爲五十八萬三千四百〇八億，歲出九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六億，預算赤字，爲三十七萬九千三百五十八億，實際支出情形怎樣呢？據一般估計，歲入方面，稅收五十萬億，特別收入三十萬億，共八十萬億，支出至少要超過預算二倍以上，（六月四日南京美聯社電）實際赤字，約達二百萬億以上，證之六月十七日，財政部長王雲五，在立法院公開報告財政情形，也相差無幾，王氏稱政府每月支出，約七十五萬億，而實際收入僅十五萬億，每月赤字平均爲六十萬億，此項赤字，係變賣少數敵偽物資及使用美援外，大部須仰賴通貨的發行了，所以今年上半年的通貨，又增發了一百五十萬億，平均每月增發一倍。

下半年的預算怎樣呢？據報載已擬就，正交立法院審核中，總額共約九百萬億，分爲兩部：（一）普通預算三百餘萬億，以稅收爲主，輔以銷售物資及國營資產，務求收支平衡，不再增發通貨。（二）特別預算六百餘萬億，用美援來彌補，另輔以其他特別收入，（包括財產稅），依七月三日所訂立之中美邊境協定，此次美援中，有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專作軍事援助，就七月五日結匯證明書成交價二百〇四萬，再加上平衡基準價四八萬，合共每美元折合法幣二百五十二萬元，如依此價計算，則下半年美貸八千二百五十萬（軍事部分），可折合法幣一百五十七萬五千億，即令再增加一倍，也祇值三百一十五萬億，較原預算尚差三百萬億，實際下半年的赤字，連同普通特別兩部門，至少在四百萬億以上，依照去年實際支出，超過原預算四倍，今年下半年，因有美援一億三千七百五十萬美元，或可抵補此超

之數，但是這四百萬億的赤字，又如何彌補呢？拾發行外，實無他法！換句話說，到今年年底止，法幣通貨的發行額，至少將達六百萬億以上了。

據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黃元彬氏稱，根據十年來之統計結果，在三十六年六月以前，大概通貨每增發一倍，物價上升四倍至六倍，十二月則為八九倍，現在通貨每增一倍，至少十五倍，至年底，通貨如再增一倍，則物價至少要高漲三十倍，六月底漢口物價總指數，為一四五萬倍，則年底的物價總指數，將增至四千四百萬倍左右，即就七月七日，行政院政務會議所決定之調整公務人員待遇辦法而論，自七月起，於月初先按上月核定標準加五成發給，也就是說，政府無形承認此後的物價，將按月上漲五成，則依六月底一百四十五萬倍推算，至本年底漢口的物價總指數，將達一千五百萬倍以上，實際上將來決不止此，除非政府斷然停止發行通貨，或在財政上有奇蹟發現，否則十二月底的物價總指數，至少在二千萬倍左右，到那時，白米四億一石，吃碗起碼的麵，也得五百萬元，我們的經濟局勢，更趨嚴重呵！法幣劇烈貶值的原因，除通貨惡性膨脹外，乃因通貨膨脹所引起之副作用所使然，此項副作用，即游資作祟及人民心理作用。

六月漲風，東北華北游資，巨量南流，據統計，自本年二月至六月中，東北流通券入關，至少在五十萬億左右，此批游資，大半在平津滬化後，即集結南流，六月中旬，上海一日曾達到游資三萬億，此批游資到滬後，既不願投資工廠等生產建設事業，為了保值，祇有拼命追逐物資，尤其是金銀等物，更為投機對象，以前政府為了吸收游資，還可用拋售物資平抑風浪，現在政府可賣的物資已賣光了，勉強拋售小量，已無濟於事了，就抽緊銀根說，往日也曾奏奇效，這法實：在六月底也失靈了，如六月二十三日，國行在滬差五二萬九千一百六十億，二十四日差近八千五百億，然而二十五日一天，上海的物價，竟上漲了百分之五十，在六比的前夕，銀根奇緊，一般人的看法，物價可望穩定或大漲小回，然而事實上證明，完全出於意料，這一些說明了人民對法幣喪失了信心，誰個也不願將她停留在手中，而招受損失，同時實施當日票據禁止抵用辦法後，行莊本票滿天飛，更助長了信用膨脹以激發金融。

因為人民對於法幣不信任，結果流通速度增快，物價更形上漲，就銀行存款情形看，也可以知道大概了，戰前民國二十五年，全國行莊存款總額，為四十五億，而當時的流通法幣為十一億，即存款總額

，較通貨多二、七倍、三十六年全部行莊的存款，僅四萬億，而法幣的發行總額為三十三萬億，就祇有百分之十二存款了，本年六月底的存款，大約祇有戰前一千二百萬的購買力，亦即實際實力，僅及戰前的百分之七了，也就是說，法幣由央行出箱後，幾乎無片刻之休眠，而經常不息的在流通了。

同時資金外逃，及大量黃金內流，更增加了金融恐慌，去年約有三億法幣逃往香港，逃往美洲各地，更不止此數，此外由澳門輸華黃金一百一十萬盎司，及由港輸入九十萬盎司，以每盎司五十元美金計，合計一億美金，這是以人民血汗換來的金塊，被資產階級購藏了，加重窒息了民族金融。

此外生產萎縮，加速了物價上漲。相對的貶值法幣，今日的局勢，是農不歸田，工人無工作，商人不能作正常商業，中國以農立國，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然而糧食不夠吃，棉紗不夠用，究誰之過？良田阡陌無人種，不但生產方式落后，連用最初的方法的耕種，也被廢棄了，十一年來的戰爭，壯丁損失逾千萬，徵兵徵糧及行政的貪污，苛擾得人民活不下去，社會秩序不甯，人民不得安居樂業，農村經濟敗壞無餘了，工業方面，因資源不易獲取，生產成本加高，高利貸的威脅，和通貨膨脹的刺激，全國有幾家工廠能開工！且戰亂無已，工業前途暗淡，商業方面，官僚資本壟斷市場，游資投機操縱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此外交通阻礙政治不修，均足以扼殺工商業之發展。

基於上列諸端，無怪乎物價之日趨狂漲，而法幣的價值，更一落千丈了。

至於發行大鈔，是否為刺激物價上漲之原因呢？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看法，通貨的貶值與否，恆視發行額是否膨脹而定，與面值毫無關係，就此次央行發行之大鈔言，最大面額亦不過關金二十五萬，折合法幣五百萬，即以現時物價為二百五十萬倍，則五萬之大鈔，亦僅相當於戰前的兩元鈔票，戰前通用之鈔票中，有五元十元的大鈔，未嘗以前有人說，因發五元十元的鈔票，而通貨膨脹，為什麼現在發行了相當二元的大鈔，即大驚小怪呢？目前商場交易，清點一萬五千的小鈔，確不勝其繁，發行大鈔後，不是較為便利些嗎！偷竊說，發行大鈔乃應商場的需要，這確是真話，大可不必驚奇置異，至云大鈔出箱後，商場實際情形，確有一點騷動，那不過祇是投機者的藉詞作祟吧了，物價狂漲，幣值貶落，大鈔發行，不過是水漲船高而已，

一、幣制改革後能解決問題嗎？

本來幣制如果改革成功了，可能發生下列六種效果，(一)可以無形調整對外匯率，而不致過分刺激物價。(二)可以暫時增加一部分租稅的收入，蓋目前各種稅法的稅率及起稅點，已因物價的劇漲，而不切實際，幣制改革後，無形可減少偷漏，增加稅收。(三)可以提高公教人員及武職官兵待遇，因之增加行政效率，減少貪污，平均社會購買力及激勵士氣。(四)可以發生一種心理作用，一新社會觀感，減低貨幣流通速度，而穩定物價。(五)導游資人正軌，促進生產建設事業，繁榮工商。(六)生產消費漸趨平衡，荷幣信確立後，國內及國際收支，亦可漸趨平衡，社會經濟，自趨安定。

然而改革幣制，不是憑空可以成功的。一個國家要改革幣制，必先具備下列各項條件，纔有成功的可能。(一)財政收支恢復平衡，即政府再不仰賴發行通貨，去彌補赤字。(二)國際收支恢復平衡，在對外貿易上，能收支相抵，穩定對外匯率。(三)生產與消費平衡，生產恢復正常，新幣發行後，不因貨物供應缺乏，而降低其購買力。(四)國內完全統一，社會經濟安定，不致擾亂或抵消新幣制發生之功能，同時在幣制推行時，不生障礙，交通恢復後，亦可助生產和運輸。(五)基金充裕，這須包括：(一)足額收回現已發行之法幣。(二)足額維持一年的開支。(三)能恢復一部分生產能力。

以上五個條件。我們具備了嗎？所得的答復，是一個也沒有，即令美國貸款成功，且祖貽功成歸國，也祇勉強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希望美國一次貸予五億以上的美金，才能應付，收回原有法幣，約需美金一億，維持一年開支，約需三億，剩下一億或可作恢復生產之用，然而如採用硬幣本位，這還不夠得多呵！

有人說，一九二三年德國改革幣制之前的情形，國家收入，只有戰前的百分之八，僅能抵支出百分之八、五，他們在改革前，收支相距如此之巨，結果因改革幣制後，收支得以平衡，我們現在的收入，僅可抵支出百分之二十，當然較之德國當時的情形為好，為什麼我們不能付諸改革呢？這一點，就是德國宣布改革幣制後，始終能控制住通貨最高發行額，結果在六個月內，收支得達平衡，當時德國國內和平統一，上下一致，勵精圖治，我們的現況呢？戰火彌漫半中國，交通不能恢復，為了戡亂，浩大的軍費，五百萬國幣的給發，需要支付

，即令幣制改革成功。怎能不增發通貨？又怎能控制住通貨的最高發行額？與其讓新幣再來一次惡性膨脹，又必多此一舉？第一次歐戰後，波蘭幣制改革了好幾次，均歸失敗，唯一的原因是他在改革後，未能控制住發行最高額，歷史的無情，應引為鑒。

提高幣值而穩定幣值，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物價上漲主因，不在幣值之低，而在幣值之繼續下跌，假若新幣發行了，以一元換法幣一百萬元，也不過縮小收支不符的數字一百萬倍而已，並不能縮小收支不符的差額比率，則此種改革，除暫時便利交易計算外，還有什麼愛義呢？就通貨為彌補差額，還得大量發行，物價依然追蹤上漲，改革之功效何在？至於有人想利用人民心理作用去穩定新幣，那也是暫時的，徒待人民心理，不足以持久，且近年來政府的一切措施，早失威信，人民對於新幣的發行，恐最初的印象亦不甚佳，除非政府有能力維持幣信，經過相當期間後，始可糾正人民不信任的心理，否則恐僅為欲飲止渴及畫餅充饑而已，且此良好的心理作用，應留待來日作根本改革之用，不應隨便犧牲，而貽無窮後患。

在改革幣制前，最低限度的條件，要(一)國內戰爭停止，停發通貨，財政收支有漸趨平衡的希望。(二)在生產方面，使農歸於田，工歸於廠，商納於市，短期內恢復生產，減低物資缺乏的壓迫。(三)政治納入正軌，勵行憲政，尊重輿論，汰冗員，懲貪污，切實整理稅收，一俟財政上有辦法，政治民主化，到那時，一筆外債而宣佈改革幣制，可一勞永逸了。

縱觀現局，軍事不停，收支不能平衡，幣值不能穩定，公教人員生活艱難，貪污盛行，行政效率低落，士氣不振，軍事難估優勢，生產萎縮，人心徬徨，一串連的現象，已成不可分離的連環形，軍事政治和經濟三者，已扭成死結，誰能解得開？這是時代的悲哀，也正是人民的苦悶。

就中國的現時經濟情況言，法幣確已有山窮水盡的絕域，然而觀察時勢既未完成，國家支出浩大，奢談改革幣制，實非其時，即令此次美貸成功，政府或孤注一擲，冒險宣佈改革，其結果必將弊多利少，帶給吾人以痛苦與失望，誠然，戰爭豪門貪污三漏洞，如無法塞住，匪特幣不能改革，中國亦將永劫不復了。

今日的戰爭，老實說，是為保持既得利益階級的財產而戰，為了他們利益，為什麼不徵用豪門的財產？(下接第十二面)

公文旅行與行政效率

張四翼

「公文旅行」已經成了談論中國行政無效率的漂亮口頭禪了！偶閱五月二十二日出版的南京建中週刊的讀者投書，又讀我想起行政效率。那位讀者是一個公務員，他敘述他做過差的經過，謂：「我所要說的話是這樣開場：當我從老遠地方派到南京來工作，首先碰到一個笑話，在我未到南京以前上級又把我調到另一地方的機構裏去，但在我領旅費準備回京「履新」的時候，發覺我那新調的機構已經於兩個月前奉令撤銷了，而這一撤銷與「改調」的公文是在一個單位裏面發出的，記得撤銷是八月，改調是十月，先生：這是不是笑話？」

「故事是接着下去：我來了一個「伏懇」改派的呈請，主管批准了。唯一的手續是等「發表」。這樣我只好等着，一直在客店裏搞到吃盡當光，一個多月光景，結果在家裏裏發覺我的「發表」，僅僅由樓上到樓下，便了結了。」

「先生：這雖是小事，但我們可以由小喻大，當着這高呼着「救國」與「提高行政效率」的今天，我們不僅希望做事不要自打嘴吧，而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距離，祇要能夠有一樓上到樓下」，也就很有辦法了。」

這或許是偶然的事。我們也希望是偶然事才好！這祇是行政無效率之一例，從一個「故事」，讓我看出了科員政治在今天已經瀕瀕百出，所謂科員政治，科員核稿，長官劃行的制度確實需要改進了。長此以往，不但行政無效率，連這個政權也將無以保持了，別說還有「產黨」在以此武裝企圖推翻它。

筆者從政數年，由中央到省由省到縣以下基層行政機構都到過，把中國的外級政府看得太透了！縣以下的各級政府的幹部，不健全是一個事實，即非健全，所辦的事，多是在書面上咬文嚼字，上下轉轉公文旅行，實際上難得辦正辦通一件事。舉一個例：縣政府奉到行政督察員轉下的省府或中央的一個通令，限文到幾日內辦理具報，附件是一大堆表格。當縣府接到以後，在縣境內，以地理條件來說，上面所要做的事無法辦到，要麼就是在「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之餘，閉門造車，杜撰一套，要麼就是撥實申報。辦事員或科員擬好

了稿，先送主管科長覆核，然後到各有關科室會核，再送秘書室，經過助理秘書，主任秘書後，縣長劃行，再由辦事科核校，蓋印室用印，收發寄發。經過再署，再到省府，再轉呈中央，層層轉文，等到中央批覆下來，動輒數月，不是已失時效，就是被縣府積壓不理，中央主管部會科員也不會那樣勤奮，專找事做，所以在公文上，儘管嚴嚴照准，或一情形特殊，姑予照准，早已時過境遷了。這是上行文。至於下行文，由行政院出發，到主管部會，最原始的手續是總收發一「提呈」或送秘書室分發各科，科收發再分股，股長批「×先生辦」或「×同志辦」，然後送股長核，股長簽字後，再送科長核，科收發送，有關科會核，再送到該主管科，科收發再送秘書室核，秘書見了有主管科長簽字，除了在文字上略加劃印外，業務有科負責，照例簽字送主任秘書，秘書主任見已有秘書簽字，蓋章或簽字後，呈主官劃行，或代行。這樣還得一個轉校，照印，外收發的圈子，公文才出門。如果省府設有因戰爭交通不通的地方，沒有航郵，有時得用最原始的人力駁運，轉轉達到省會所在地。時間已夠久了，加之到了省府，各廳處「會核」，主管廳處的辦稿，又得經過同樣的「公文旅行」，如果收發以為是不急的一通案，為了措措一些郵資，再等幾件通案，一齊封發下縣，到了縣府接到中央的命令，所限時日，已是歷史了，真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一個大學畢業生，初出茅廬，立志為桑梓服務，或有志終身從事於基層行政工作，懷着革新政治的雄圖，實際上所接觸的公文又是這樣的消積，久而久之，知道了由中央到地方，積習已深，決非一二人過，由滿腔服務的熱忱，降至心灰意懶，遇事敷衍，藉以混衣食。最苦悶的，還是薪津連加不成，不足以維持個人的溫飽，連論仰事俯畜，養長者苦悶，恨恨，投結者祇有走入貪污之途。現行政政制度，殺害了青年公務員的前途，青年公務員習以為常，同流合流，又無形地殺害了政治。交互作用，公文旅行。行政效率愈趨低落，一至於不可收拾。（下接第十二面）

密勒氏週報論總體戰

· 文文譯 ·

譯自七月十七日密勒氏評論週報

最近政府負責的領袖們常談到關於總體戰。據中央社訊，蔣總統曾在西安對當地社會及教育界同人宣稱：軍事力量不能粉碎共黨，消滅共黨，唯一的方法是總體戰，他進一步的解釋總體戰是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力量的一種配合同平行，同時他說大眾的合作是達成剿共戰爭的必要條件。

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氏在漢口記者招待會中宣稱：儘管不愉快現在確是面對現實的時候，他特別強調，具有實施總體戰才能使政府渡過目前的危機，在他的轄治之下，民團將要創設，所有漢口的居民在十八至四十五歲之間的，皆必須受軍訓三月。

除開這些對總體戰的重視外，政府將要改變戰術的猜測甚多，國防部長何應欽在單獨會見合眾社記者時表示：一種機動重於地位的新作戰方式正在考慮中，他指出整個的作戰目的不是去殺傷共黨，而是去奪取他們的武器，因為這內戰不能與對日戰爭相比。

總體戰這並不是第一次聽到，假如總體戰的意思就是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參與戰爭，那去年七月間總動員令的頒佈，就應該是對中共總體戰的開始了。而且去年十一月沿江七省的將領，在蔣主席領導之下，曾開了一個聯防會議，雖說內容未悉，但據報紙的報告，該會特別着重於戰爭中的政治同經濟方面，特別注意到總體戰；土地改革也被認為必須採行。

所以最近關於總體戰及作戰技術的改變的

談論，不過是過去所聽見的一種重複而已，可驚奇的是總動員令已經頒發一年，而政府領袖們還在評論的階段，這不過說總動員方案要不見其文，便是不知去向了。

總體戰是一種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動員與合作，以加強作戰的努力，也就是想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戰線上，改進政府的地位，以增強其戰鬥力，所以總體戰的最終目的，應該是改進各種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的行政。

軍事理論及戰略是基於政治經濟及地理條件的，那不能全出於幻想同主觀的希望，一個國家假如在工業及交通方面落後，在社會組織方面鬆懈，在對抗力量上貧乏，即就很難希望在高度機械化的閃電戰中有成功的希望。

更具體的說戰略同戰術是密切的關連着這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及地理因素的，要談到採用某一種戰略或作戰方式，而不同時考慮到由於政治經濟及地理的因素所形成的限制及可能性，那就好像討論一種藥物的價值，而不管這藥對於有問題的病人是否可以適用。

在日戰的初期日本人相信三月將可以結束戰鬥，而外國觀察家也相信一旦沿海各省及重要城市陷落，中國便將不能支持。這種普遍的錯誤觀念乃是由於對中國政治經濟及地理特殊情況的無知而形成，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政治組織鬆懈人民忍苦耐勞，國家的經濟組織分散而不集中，而且在鄉間有着深厚的潛力，對於這樣一個國家大城市的失掉是無重大關係的，儘管日本佔據了各重要的城市，可

是他終竟沒有解決得了中國軍隊的主體，他始終執行他以抵抗以迄終結。

中共的成功就因為他的戰略是配合他佔領地的政治經濟及地理的條件的；在另一方面，據精明的觀察家指出，政府的失敗處要歸咎於在軍政經濟方面的因素未能配合，政府想要速戰速決在三五月內掃蕩中共，但是要完成此項任務又缺乏必要的政治經濟上的平行。

政府軍隊是裝備着現代武器的，可是軍事組織却仍屬於舊的形式。政府缺少一個整體的幹部來運用這些現代化的武器。而且同時也缺乏一個必要的工業生產及經濟體系來支持一個現代化的軍隊。據報載，當軍火用缺時，多數現代化的武器比沒有用壞壞，此外若干重武器一到山地，不獨不是資產而且是負債，所以在政府的戰略同政治及經濟因素之間是有着裂處。

總體戰的問題，煎逼着軍事政治及經濟以密切的平行，假如必要的政治經濟因素不存在，光談總體戰論戰術的改變，那不過是徒託空言而已，中國人好像是製造新名詞的好手，在過去數月中，有好多新戰術的名詞，都非常有興味，例如掃蕩戰，捕鼠戰，穿心戰，推磨戰，這些名詞儘管漂亮，但是就實際的戰鬥而言，這些名詞毫無意義的。除非必要的政治因素及經濟因素被顧慮到，所謂新戰術新戰術，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請參閱封面編者報告)

君如愛讀本刊，請即直接訂閱。如已訂閱，請你介紹你的親友們。

東西德近貌

羅自強譯

西德政治鬥爭

蘇聯雖然不承認西德的擴張中政府，但是西德德國的共產黨却已決定為爭取西德政府製憲會議上的席位而鬥爭，他們並準備爭取未來國會中的席位。

馬列士·雷曼，魯爾區老練的共黨領袖，德國西部共黨各義上的領袖，在六月十七日會見記者時發表上述意見。他重復共黨老早對六國倫敦協定關於西德的協議的譴責：「這協議一將為新的戰爭開路」。

雷曼從三月以來所停止參加的英美區經濟會議，現在又有他的參加了。他會譴責他的代表，「背信地」接受了英美區經濟會議的章程。

雷曼承認最近一次全國的地方選舉中德共的獲票數減少了，但他預料在西德新政府創立之後，將使德國人民恢復其對德共的同情。他說德國人將對德共的號召（全國統一）有所反應。

他引證戰前德國的歷史想證明德共在地方選舉中失色，而在國會選舉中却得了不可或少的票數。

一些反共的政治觀察家却說：西部德國的人民，害怕蘇聯，而對於西方政府有好感。魯爾區共黨領袖，其地位僅次於蘇聯所支持的社會主義同盟黨的主席威廉·皮克，宣稱他要為與社會黨成立協定而鬥爭。他特別提出寇特·許馬歇爾的反對六國協定，而感覺滿意，宣稱：他（寇特）是正在了解他是被領導到什麼地方了。

在西部德國社會黨和共黨之間的正合作機會是很少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與歐洲其他各國的社會黨不同，他沒有一個與共黨接近的左派。

薩爾的糧食問題

自從德國失敗以後，薩爾區因為很複雜的理由，很輕便的便成為法國的佔領區了。最近的理由可以這樣說：「德國現已失敗，法國將給薩爾以更多的物資。」

薩爾區的住民曾投票贊成了一個憲法，薩爾區會在納粹統治下和普魯士統治下均獲得很少的自由，據說便是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法國今日依然維持這一傳統。

薩爾議會包括二十個基督教人民黨份子，十七個保守的社會黨，三個民主黨和兩個共產黨。

薩爾區政府目前的強有力人物是總理霍夫曼，一家天主教新聞紙的五十歲編者，人民均知他的別號叫「喇喇」。他和薩爾區其他居民均知他的別號叫「喇喇」。他和薩爾區其他居民均知他的別號叫「喇喇」。

薩爾是一個強有力的天主教社會。不久前薩爾兩家報紙臨時停刊，因為他們批評用於維持天主教的用費，霍夫曼為此事解釋道：「我們是一個天主教的國家，這樣的批評是不能允許的。」

霍夫曼是基督教人民黨的領袖，甚至共黨方面也很敬重他，共黨方面是反對與法國作經濟聯盟的。

薩爾區的共黨書記長，尼哥萊在六月十七日接見記者時說：「薩爾的人民是德國人，將

德國人置於法國人控制的下面，其結果沒有別的只有法國之間的矛盾繼續下去，一按薩爾區共黨宣稱有黨員維持持有者七千人，為霍夫曼最強大的反對黨。

法國人在此地正在進行一個種種的教育和文化的鬥爭，在許多基本學校和高等學校都用了許多法國教員。

洪堡可算薩爾的大學中心，已經建設起來了，正以法文和德文同時教授。

今日的薩爾正在運動向前，但可預料的，當德國的生活水準提高時麻煩便出來了，因為薩爾區的人民將不可能和德國其他部份一樣獲得糧食，他們可能要求重回他們的祖國意志。新的薩爾紅白藍三色旗在薩爾的煙霧漫天的天空，將不會懸掛地懸掛下去吧！

東德蘇聯承認一新政黨

兩個新的政黨，民主農民黨和國家民主黨已獲得蘇聯軍事當局所批准成立，此為蘇聯新聞局於六月十七日所宣佈者。此二新政黨預料即將與人民會議所號召的德國團結運動聯合行動。人民會議為德共所控制而為蘇聯對付倫敦六國協定之一步驟。

美國軍政府中有資格的觀察家的意見認為這兩個新政黨是由於蘇聯的希望而產生，用以吸收那些不曾參加到政治中的人們。

在民主農民黨已獲得允許收回蘇聯佔領東德時分配於波蘭的一些富饒的農地。這些土地位在波蘭新界線的兩端，最近哥利茲城。這一區域是不如給予波蘭人的那些農地大。

國家民主黨主要包含企業家和職業界的人們。它的要求是直率的國家化，因此它吸引了許多的國家社會黨員和那些官吏中的退後者。（譯自紐約時報）

和謠及其他

(滬行散記)

茅 冥 家

是月也：大鈔出籠，立委運毒，新民報關門，上海唯一靜安寺路的石翁仲喬遷。

我去滬適當其時。五千萬法幣，用了四天，全部「沙蟹」！截返漢途中，已債台高築矣。

因是，離了可怕的十里洋場，退而為我董狐之筆可乎。爰作散記。

大鈔出籠之日，是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上午九時，最高票面關金二十五萬元，合法幣五百萬元，普通一百張一疊新鈔，有五億元之鉅，以帳式數字記之，計開十個圈圍，一個小數點，駭人聽聞。

當日，電影票最高二百五十萬元，四個人一場電影一千萬元，國際一夜旅資一億元，百樂門一場舞非五千萬元莫辦，至於日常生活，市場的一片漲聲，大熱暑天，不禁令人打寒噤。

但當局說：「這是便利人民應付事實需要。」(俞鴻鈞語)

民選立法委員社黨王者賓，在十八日由平飛滬機場上，抄獲鉅量鴉片，下車時刻，對海關人員說：「這是立法委員的箱子，不能檢查。」

！結果，箱子打開來，竟有鴉片十公斤半之巨，王者賓在法院里否認有帶運鴉片之事，惟推事問「你做立法委員，為人民代表，為國家修訂法律，現在居然私運鴉片，你知道犯法嗎？」於是我們的委員老爺默然。

民社黨將立委王世憲對王者賓運毒案發表聲明，謂「王者賓係新近入黨之黨員，與黨之關係不深，對其平日為人亦不十分清楚，如果確有其事，不備應受法律制裁，並將受黨紀處分」。妙哉此語，自己黨裏的黨員，既係「新近入黨」且平日為人亦不十分清楚，則何以會提名為立委？既與「黨的關係不深」，則民社黨所爭的立委名額，何以爭來了這批關係不深的黨員？

民社黨苦與國民黨爭立委名額，爭來的是安插這些平日為人都不清楚的黨員，民社黨實在可以休矣！

新民報永久停刊，罪有應得！但上海文化界的反應不一，官方的報紙，不予批評；半官方的報紙(其實沒有半官方的)表示惋惜。而比較接近民衆的(西文報)十五日能講話的，還是西文報，十五日的大陸報，有批評題為「自由的代價」，其中有幾點提到：

「凡是一個自由國家，新聞自由是必須要做到的，沒有新聞自由，就只是表面上標榜自由的國家。」

「新聞自由如果以權力與暴政摧殘了，同樣國家已遭受了犧牲！陷入了獨裁政體的統治里。」

「出版法是箝制言論自由的武器，要是出版法在立法院通過了，無異中國共產黨就贏得了勝利。因為出版法經過了立法程序，政府就與共產黨同樣在破壞新聞自由！」

「新聞喪失了自由，國民就喪失了自由，國家就沒有自由可言。破壞新聞自由者，就等於封閉幾千萬自由人民的嘴！」

次日英文大美晚報社評，也嚴厲批評政府的處分新民報，其中有一段說：

「出版法根本不可用，此次對新民報所引的二十一條第二三款出版品不得「意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或破壞公共秩序」及前項第二款：「意圖損害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之語，顯有毛病！何謂「損害中華民國利益」？何謂「損害中華民國利益」？這些條文，可隨執政者之好惡，隨便予自由報紙以罪名！」

但政府令重如山！議論由人議，好事我自為之。老百姓，奈若何？

何？

四

據說有數百年歷史的古蹟，靜安寺路跑馬廳旁邊的一對石翁仲，為了一有礙國際觀瞻，合行拆遷為要！

菩薩遭殃，其緣非自今日始，但今日，命令畢竟執行了。上海是國際都市，國際觀瞻所在，所有迷信，自應全行肅清云云，於是石翁仲神龕上裝聯「給許多太平子觀愛的中國」，「賜快樂樂樂予上海的人民」的善男信女們，拆遷之日，如喪考妣！

翁仲拆到宋公園，依然供奉如儀，為了國際觀瞻而破除迷信，「其智可及也」！但真為了國際觀瞻而破除迷信乎？亦「其愚不可及也」！

五 在上海的政治市場上，吹來了平津的謠風，這謠風，成為目前上海談話的資料。

謠風有兩個：第一個是共產黨內部分裂。據說東北的共產黨，因受了南共的影響，將脫離毛澤東的掌握，自成組織。事實與否？不得而知，不過言之鑿鑿。

第二個是國共和談。據說和談的代表人物，國民黨方面是副總統李宗仁與傅作義將軍，和談的條件及內容如何，也不得而知，但也言之鑿鑿。(下接第十二面)



贛省縣長甄審內幕

本刊記者 陳為南

（南，個個接受，名額有限，一律拒絕。昌通訊 嗎，勢難做到，一部份應付，願此。職者 失彼，此其二。因此在胡比勸導。主席王 當中，才有這一次縣長甄審考選辦法的實行。

胡家鳳也上了這把太師椅。中國人做官的頭病，難免一朝天子一朝臣，自然，省府及各廳處都帶了一批隨員跟着去，這還當然也帶了一批隨員來上任了。

胡家鳳走馬上任以來，甫將四閱月，前往省府請者，差不多每天頂少都在二十餘人，不是帶點什麼親戚關係，便是有點同鄉瓜葛，胡氏真是覺得頭昏腦脹，大有招架不住之勢，於是便想出一條好辦法，凡是往請者，一概須經過省府交際股登記，然後由指定某人親自見，某人由秘書主任代見，這樣一專，才算鬆了口氣，這類前往拜訪者，找工作佔絕大多數，而且多是縣長以上「人才」，都是請求主席發表××縣縣長，幫幫忙，念舊知交，舉祖上親戚關係。

胡氏用人向主張「久任觀成」，更調縣長，一般會原就不多，此其一。縣長之才，不但可以親見主席，大多還能高攀中央各院部會長，弄到一對懇切的八行，做主席的

大學教授「有一小學校長」，有「翻版文憑」，有「飛來履歷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此曾引起被裁列位牢騷滿腹，聽說準備聯名請求主席，將及諸公證件公開展覽，渠等亦參加比賽，以公諸社會人士，以示無私。

不考運動，醜態很久，所持理由，似是而非，某公有六種理由不考宏論：

- 一、中央縣長考試及縣考者可以不考。
- 二、高及縣大城縣長者可以不考。
- 三、轉業軍官以縣長分發者可以不考。
- 四、高及縣及縣曾任任官者可以不考。
- 五、曾任縣長三年以上者可以不考。
- 六、內政部配有縣長可以不考。

某公語又頗多硬氣，想彼諒是這六種中有一者資歷也。

七月十日甄審開始，記者前往參觀，實屬榮幸，考期共三天，十日結束，典試官以各種不同的態度和方式，執行這個刷新縣政選拔真才的任務，渠等雖有些是博學多才之士，對於縣政工作不見得都是有豐富的經驗和深洪的心得，所以

口詢就「各有千秋」，難者，就難得聖人也無法答覆，易者，就連小學生也得隨口而出。口詢記分有「儀容」一項，究竟是胖好？瘦好？高個兒？或小白臉？做官也要論「儀容」，但目今官場上是否個個都有好儀容，重表而不重實際，因此大有人反對，而且還風行一首有關此事打油詩：「乖罷曉的東，縣長考儀容，請看××長，一團脂牛油紅」。

記者踴躍口詢場上，趣話百出，有某一委員担任典試官問：「你做縣長有什麼辦法救平匪亂？」被問的考相公毫不猶豫的答道：「究竟如何才能救平匪亂，得請示大總統，做縣長不過收拾民心，爭取羣眾而已。」又一委員問：「你知道開會的時候如何做主席？」考相公為之愕然默無對！有如此典試官就有如此考相公，真是鏡趣。更有本省××長担任典試官問：「在財政赤字增多，經費無着落之時，縣長所得薪津，不夠維持生活，你為何還想做縣長？」考相公信口反駁：「××長何以又還要××長呢？」××長為之面紅耳赤。

誰都希望這一次甄審合格的縣長，都能是選拔的真才，能替本省縣政前途，打開一道曙光？不過外面傳說，在甄審工作尚未完畢，却已有若干未來縣長內定，真象如何，但願省政當局以事實來否定這個「疑惑」！（下接第十二面）



文藝補

• 編主刃白胡 •

事實與小說

麥鏡作
趙子路譯

有一位醫生寫信問我，為什麼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裏說「唐吉珂德傳」是一部不朽之作。他說我曾經試從西班牙文和英文譯本裏去對牠發生興趣，但我沒有一次成功。我覺得對一個神經錯亂的人加以諷諷，這種行為總似乎缺乏真正的幽默精神的。我憐恤這般人的舉動，這也許因為我自己是醫生，對於神經失常的人接觸得很多，才覺得對這樣不幸的一題材，難得感到愉快，我想，我自己與其半瘋癲地死去，真不如作爲一個囚犯，被人勒死還好些。

可是唐吉珂德並不是半瘋癲地死去的呵，他是神智清白地死去的，作爲一個寧靜的公民阿嫩沙吉山，立下遺囑，要他的姪女後氣地，去和一個愛騎騎士傳奇的人結婚，他便將要取消他姪女的繼承權。當然這都是題外的話。我得承認，我實在不容易寫醫生的這封信。我不知道怎樣答覆他才好，那就是說，怎樣答覆得使他相信。我以為我可以說唐吉珂德的瘋狂不是病態的而是象徵的，這種象徵，便是代

表人們有一種趨勢，要把現實理想化，賽葛提斯過份地強調了這種衝動力，具體地表現出來，後代人們都能發現自己內在裏潛藏有唐吉珂德的精神，以致於大家都能感到這位騎士的難堪的故事，實在是普遍的人性。

但是這些人理由，並不是取信於這位和我通信的人。必須適當地孤立其中的意義與所描繪的事情，然後才能明白這個道理，這許要求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做到。尤其是關於「唐吉珂德傳」，我敢相信醫生是最難達到這要求的。對於一位經常醫治神經錯亂的人，打動他的心的不是書中的寓意，而是唐吉珂德實在的病態。他曾經在現實生活中看過了太多的唐吉珂德；他對於這些唐吉珂德的實在的病情有着一太深的印象，因此他斷不會認爲這些病情是僅僅當作人心的一種虛幼的幻象。牠們太撼動着他了。他在任何情形下總連想到自己記憶中的人們的真實行爲，因之不能把唐吉珂德的傳奇拿來當作心靈上丁能的範圍的幼想事件來談；他們

曾經試爲給自己找安慰，雖則即使徒然。以克羅齊的哲學兩語而論，可能是他對於賽葛提斯的傑作，僅僅是以實際的態度去看，而不能具有藝術的欣賞。

開頭，雖然醫生這封信苦惱着我，以爲自己在文學欣賞上，遇到了一個無意的事例。所有的人在文學欣賞的眼光裏都難免有百點。後來再加思索，他們態度似乎毫不可怪，反而是以當作一種普遍限制。例如有一班人密切地接觸過某種病人，爲了這種可憐的人的生命的交臂，他們曾到過希望與恐懼的快裏一段描寫類似的病狀的時候，保持一種超然的態度，是異常困難的。他們不是覺得作者在描寫裏忽略了的實際情形的痛苦現象，而在嘲笑可怕的事例，便是自己從描寫裏聯想到實際的境況，不期然地把書中人物的經驗來印證自己的經驗。一連串不幸的連想湧現出來去證明或駁斥作者的真實。

這種形形色色的不公平的判斷，方興未艾。既是一種經驗則苦於

我們生活之中，則使我們對於描寫此種類似的經驗的藝術作品，很難具有實際態度以外的他種態度。曾經參加過戰爭的人，往往不屬於「戰爭與和平」。他們即令肯承認書是寫得很漂亮，但寫得的確不像戰爭，如果我們用自己的實際經驗去批評一部文學作品的內容，那麼我們會錯，我們把牠當作科學在看，而不看成藝術；我們把牠有做是一種對於所體會的事實的近乎忠實的記錄，不是看做表達人生有關的一種意識。

而且，一般沒有價值的作品所以竟能奇怪地風行，其原因往往在這兩種態度的分不開。吉心在所作的新奇藝術裏，去描寫富有功的上中社會階層，是小說家的成功之身。當然，這只是很多道路中的一條，而實際上自吉心以來，這裏的是非常成功之道。一般富有階層，都愛讀一種自己原來可以達到的生活境況，就恰似老處女們使得一一個女小說家致富，便是因爲這位女裏邊把老處女描寫得一位熱情的宛如阿波羅神的少年情人。一個作者

如能給予大多數人們的現實希望以效率一啊，「公文節約一啊，花樣虛幻滿足，則必生財有道，因為若翻新一次，必多一些餅乾機關，祇于讀者簡直不懂得走進文學的園地，其條件便是拋棄所有實際的希望

這位醫生並不能真的用來比擬那般讀者。他讀「唐吉珂德德」而不得不感到痛楚，這是他的榮譽。這證明他具有他的職業所必需

誠令人痛心萬分。一個政府走到這種地步，不講效率的進步，在歷史誠屬少見的。而臨着存亡關頭，爲了維護本身的政權，保證政亂必勝，也應該有所作爲了！

（上接第十面）目前還未公佈，可是口詢以後記者詢問考場是否相同？彼等即異口同聲讚嘆：「我是來玩玩的」。語下如此沉重，臉色顯作笑容給予的。（四八、春、於路山）

（上接第九面）公文節約一。上級政府不知道，所謂公文節約一，仍循舊軌，食污之風，依然如故。仍循舊軌，食污之風，依然如故。

（上接第五面）國幣制能改革嗎？。我們不能不使勞苦大眾流血，而讓他們坐享其成，有人估計，澳門資產在美國，至少有四億元，爲什麼不徵用此批財產，而徒向美國乞援呢？爲什麼不徵用此批財產，而徒向美國乞援呢？

（上接第九面）和藹及其他」我爲了這兩個謠言，特地到大公報，新聞報前線日報及鐵報等朋友處去問，據說謠言是有的，不過無法證實。前一謠言，是中央社傳出來的消息，這消息在新聞來源上，似乎比較正統；後一謠言，是由中央社北平記者傳出來的消息，這消息在新聞來源上，似乎比較正統。

（上接第十一面）副總統李宗仁的席位願與甘介侯，對合眾社記者說：「那是一個否認，說華北政務會議之組織，純屬燕禧之談，李副總統之拒絕不粗不細，這是一否認，上

（上接第十一面）副總統李宗仁的席位願與甘介侯，對合眾社記者說：「那是一個否認，說華北政務會議之組織，純屬燕禧之談，李副總統之拒絕不粗不細，這是一否認，上

（上接第十一面）副總統李宗仁的席位願與甘介侯，對合眾社記者說：「那是一個否認，說華北政務會議之組織，純屬燕禧之談，李副總統之拒絕不粗不細，這是一否認，上

（上接第十一面）副總統李宗仁的席位願與甘介侯，對合眾社記者說：「那是一個否認，說華北政務會議之組織，純屬燕禧之談，李副總統之拒絕不粗不細，這是一否認，上

讀者文摘
新聞戰線
七月二十七日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三六號